

22 OCT 1934

✓

紅豆

每冊
一角

第一卷第四號



南國出版社印行

務會為努 服社力



利胞謀竭 便僑誠

服務社會之新事業

梁國英藥局代辦部

本局報業部服務社會今已有三十年之悠久歷史，信譽卓著。而郵寄報紙一項，辦理之認真，手續之簡便，快捷妥當，尤荷社會人士贊許。業務日益發展，辦事更為完備周到。近更以年來外埠函購藥品，委託代辦部專人負責辦理此項事宜，以為僑胞謀便利，完成服務社會之使命。如荷賜顧，請將貨價郵費惠來，當於最短期內，辦理妥當，包扎寄奉。

斑一點特

- | | |
|---|------------|
| <p>四三 二 一</p> <p>地址及委託代辦物品書寫端
手續簡便 顧客祇須將姓名
專人負責 辦理認真周到
快捷無比 辦理妥當
最短期內 接到來函後即于
配遞迅速 接到來函後即于
可能範圍內亦可代辦
誌威能搜羅完備其他物品在
字號中西藥品及一般書報什
範圍廣大 凡本局經理之正
一 正詳細開列（出版物尤請
注：明出版家）連同貨價郵
費惠下即代辦妥當
信用超著 本局為社會服
務已三十年歷史久遠價錢
誠實信用卓著
義務顧問 顧客對於圖書
什誌之內容或名家藥品之
性質有所徵詢當盡力詳為
解答詳為介紹</p> | <p>六 五</p> |
|---|------------|

郵費：照實付之數計算有餘退還不足照補

目錄：正字號名家藥品目錄常便承索即奉

香港文咸街三十二號

郵政信箱第二十九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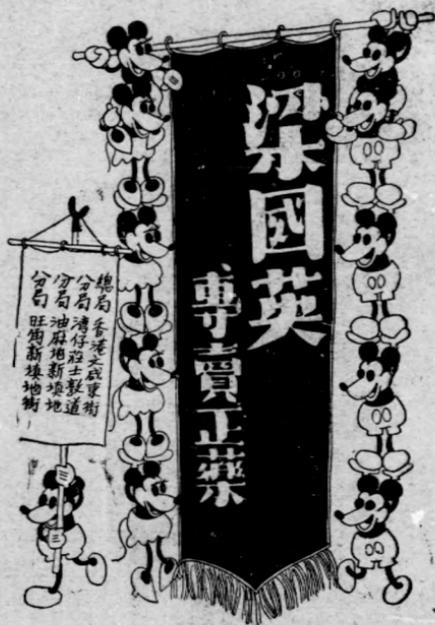


患咳
嗽們
購服
宜早

總發行香港德
輔道中物華藥
行及油蔴地佐
敦道口物華藥
行支行政理處
香港梁國英藥
局及各大大藥行

物華仙露

最好咳



新時代
美麗霜

美麗霜是唯—種原質美的其面潤賦佳品日用少許擦之則皮膚細嫩且增進而都建其使能抵抗風日塵垢的侵蝕並可再建粉之腳誠美潤之妙品也



新時代
牙棍

此種新製純潔香味濃厚泡沫豐富用少許擦之能通布全部牙齒擦入牙縫處能對有害牙種垢體具有—種天然潔淨不傷皮膚除試擦牙潔齒之妙品願望之真光也愛用願實者請試用之



新時代
髮製膏

髮製膏乃最近發行之美髮妙品其質料純潔製成用品不同切力免傷髮質潤而不膩擦後一經梳梳能顯其光可使人覺其現代美髮之妙品也(用法)洗髮用髮製膏水或清水潤髮然後製成膏每季中擦兩向毛髮擦之—種新製則可顯其美矣



新時代
洗頭
香珠

同心牌洗頭香珠是用最新科學方法製成其功效力較其他洗頭品物加十倍功力用少許向頭部擦之能發生豐富的泡沫通布頭髮全部以潔淨清潔潤理有出脫髮脫止頭屑且洗後留可留香如欲試之必得美潔之物事也



新時代
消霞膏

本社始創之消霞膏用以擦於眼鏡之上能免除致實時會沉運致之患並能增加眼鏡之光亮用於汽車玻璃如運器兩種清除玻璃上之高點凝積常裝眼鏡及汽車司機者請常用之



●出品社廠供品兩化美代時新廠中嘉涼市州廣●

品香雅花社學科新派代社本
投章員學女異收招科專夏服

藥國理總香
局英梁代港

散文·詩

前青

詩二章

蛋歌

黃昏山燒

春夜歌筵

殘聲

Foot

戲劇

內二首

小說

馬先生的命運

青春之舞

天津一瞬

托拉維亞的審判

侶倫

風痕

易椿年

銘申

青 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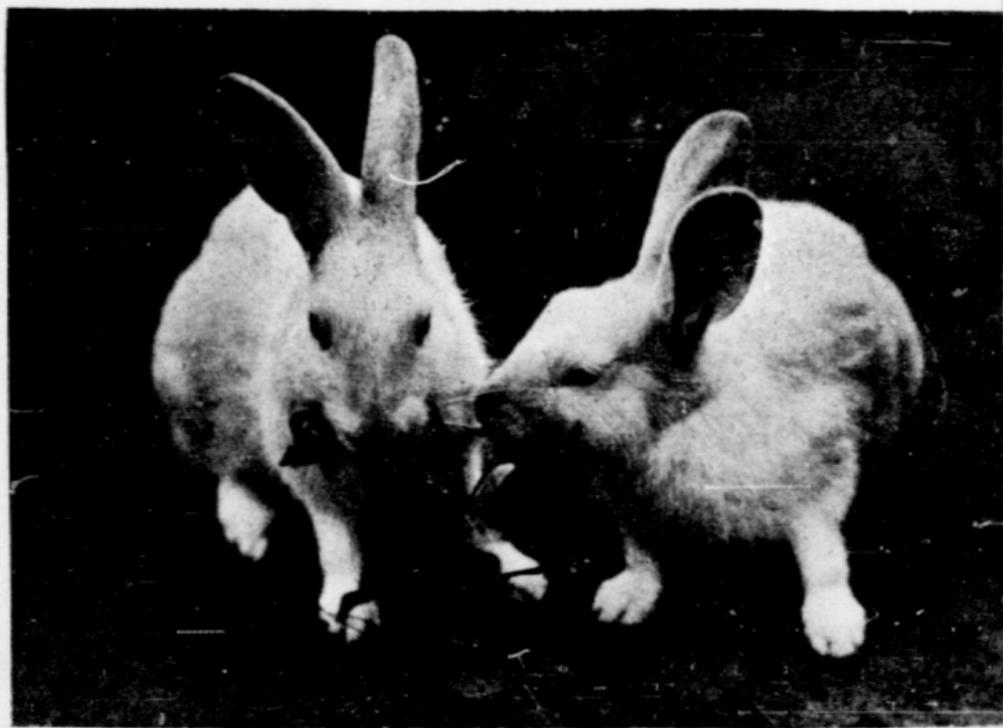
諷之盤碟

黎舜夫

思平譯



作子苗 規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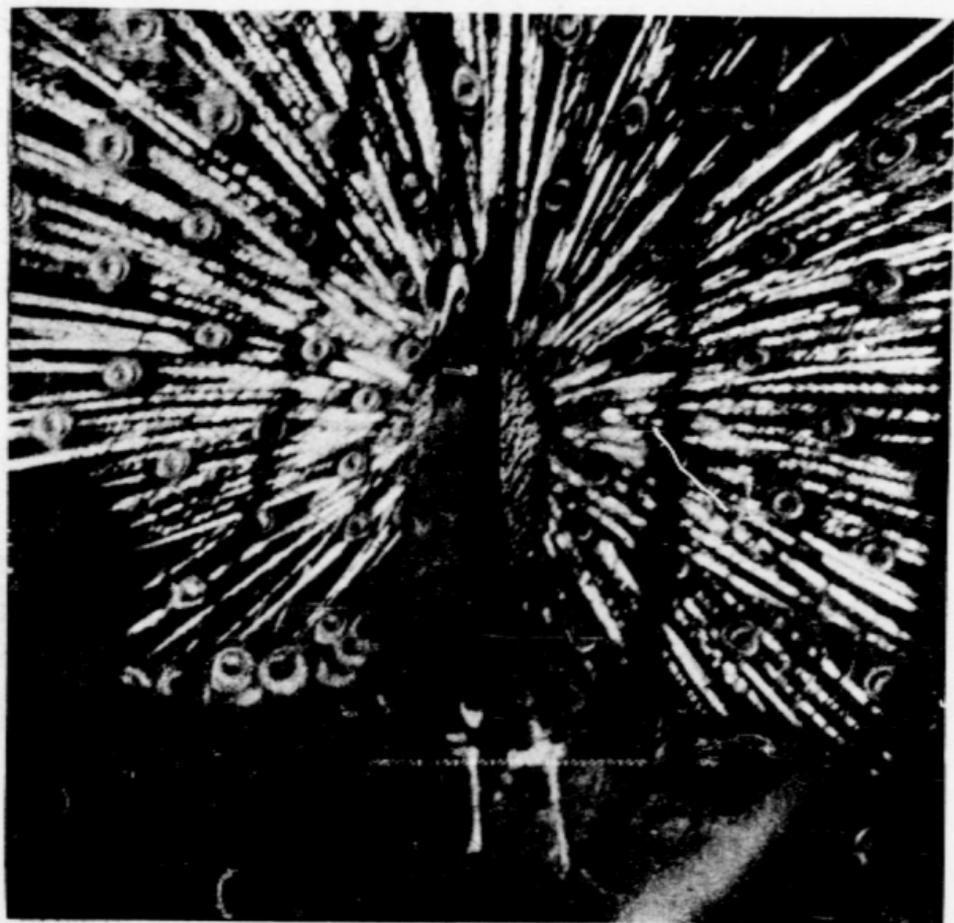


雙兔 錦濤攝



奇峰之影 于野園樓

野園清映 高奇峯遺作



孔雀 陳仲圖攝



燕趙少昂作
此畫以墨色為主，筆墨淋漓，氣貫雲天。畫中燕子之姿，矯健如飛，其神韻之妙，實非筆墨所能盡述。此乃畫家少昂之傑作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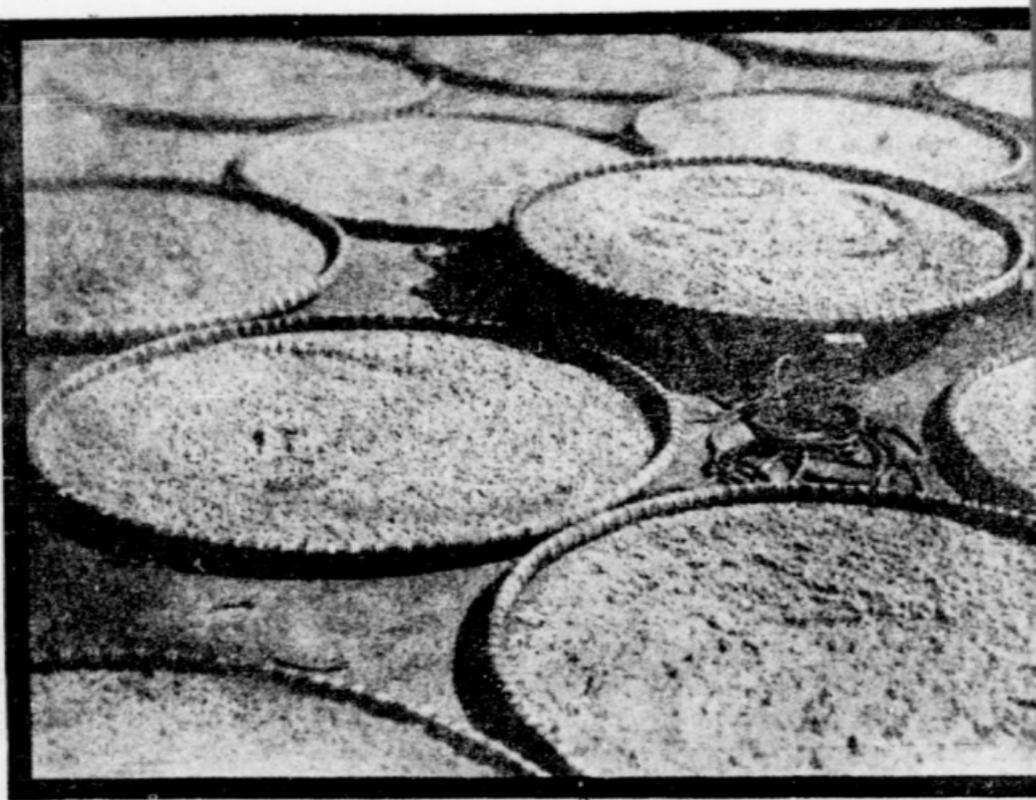
燕 趙少昂 作



作白超黃 彩水 舟漁



作山一容 繪油 兒特模



圓滿在太陽下 李德尊攝



園蔭 繪油 林海濤作

雲方養齋作





漁舟攝影 陳丘山遺作

前 宵

侶 倫

——殘絃小曲之二

夜，媚眼含着酒精的淚珠。

浴過了雨的山野，輕流着秋夜的氣息；草和花，和許多無名的枝葉，承受了天的惠澤，像失意了底癡心的情男，仰首下跪，等着最後的啓示；在預感着死刑底宣佈下，突然却得到柔滑的舌尖捲來了甜膩的津液一般的歡欣。一切都在曼舞輕歌，招展搖曳。這幽美的感恩墳上，除了秋底爐氣的輕寒，傳播着和諧的音樂的旋律，還有像舞的顫動中洒出的醉人的香味。充滿着這山野的夜裏。說是天上嗎？沒有人保証。說是人間呢？却近乎褻瀆了。說彷彿從撒哈拉的酷熱走到西北利亞樣的清寒，他的心是熄滅了青春底火燄的。讓一個少年來感覺罷，這簡直是解放於火爐邊的蒸熱，寄身於溫泉的湖沼。生的活躍燃燒着春情的靈魂，是少女，她眼睛要惺忪；是男的呢，會跨進了夢。

在這夜裏，兩雙鞋子輕刷着碎屑底沙。

心是默着的，口也是默着的，但不是沉迷於自然的舞蹈與懽歌，也不是探討鞋底與碎沙的交際。是咀嚼着週遭的和內在的，現實的和空靈的情調底總和所給與的悽哀的味，微微牽起一縷難斷的思絲，想着不知何日還能再得，這在青春生命中僅是一刹那的小夢；只有一宵，便要帶着我的青春到不安定的異鄉消磨去，這纔醒覺起，沉重地壓在兩顆心上的，是死嚙住心靈深處的離愁！

走了呵，我們還有着媚眼含住酒精的淚珠一般的夜。

——多美麗的夜咧！

輕輕的在身傍飄過來的是這麼一句低語。咀嚼這讚嘆的韻末中，是潛藏着多少寂寞的難耐，多少言非所欲的悲哀！夜是美麗的，但是兩副喉頭所同樣蘊蓄着的，是夜的讚歎麼？

偷偷的從一雙含愁的眼睛裏探到了「你爲什麼不說話呢？」的味，自己仍然是默默地。

……我望望天空，望望下面的港灣；找尋着滿足一個人兒底希望的話語。天空是離人之心樣的陰陰鬱結着，港灣是離人之前路樣的渺渺茫茫。……

——好長的路喲，你覺得它像什麼？多麼善於體會的呢？她一步一步的爲兩顆縛着惜別底柔絲的心解着離情。

——像什麼，你說？

——像古美人的腰帶。你說？

——像倦睡的女神伸出來等待着情郎的臂腕。

——真是詩人呵！

……

——這下面的港灣你又怎樣說，東方的 *China* 麼？詩人。

——看見嗎？那上面飄浮着的燈影和波光，是傾國的公主鋪下的天鵝絨的檯布，是綴飾着無數量的光芒閃爍底寶鑽的；安排了流霞明盞，準備從征的武士的錢筵。那一陣陣小輪的汽笛，不是催人提刀上馬的笳聲？

——真的做詩了！

如果那是詩，我不該做詩嗎？這週遭的和內在的一切，都充盈着淒涼的美；詩一般的夜。

——再做一篇咧。那些船，遠遠地的，可是睡着了魚兒嗎？

——是的，當牠們一條醒了的時候，將要載着一顆顆孤獨的心向渺茫的前途飄去。牠又把孤獨的心音帶回來給一顆顆焦急的心。

久久的寂寞又梗在兩人之間了。我悄悄的問自己，還有沒有更愚笨的創作！沿住輕柔的腰邊搭住的手依然滿滿的輕柔；指頭却抹過一滴冷冷的水分：是葉上跳下來的雨珠麼？我看見她捏住巾的手措她低垂的眼。

敏銳的直覺使我明白了怎樣一個場面，神經麻木着了。我詛咒我的嘴爲什麼無端做出那樣失敗的詩，可是它却成功了換取一個同伴底珍貴的淚！啊，我的遠離對於一個人底應該充實的青春已經是一件罪過，爲什麼還添上銳利的一箭呢？我們有着的是媚眼含着酒精的淚珠一般的夜！

一個人爲同伴煉成底純青的火，又給粗心的同伴澆熄了。
無言地兩個頭都低着，舐着自己釀成的苦酒。要再裝作泰然自若的歡顏，是過分的企圖了。
我重重的咬着嘴唇，輕輕的嘆息！……

兩絲挾住花香飄，樹葉碰擊的旋律的柔波，連環地，軟弱地在半空廻旋；彷彿伴人噫噫長嘆，這是諷刺的告訴：走了呵，儘任你怎樣的珍重這個良夜，別離終竟是逃不掉不會再見個良夜的明朝！

離愁燃起了火，心像火山似的要爆裂開來，火簇的昇華成了一顆顆的液體，然而我不使它掉下。僅是一夜了，粗心的同伴已澆熄了純青的火，水品的宮殿成了冰柱；矜持還有什麼用處？然而，惟其僅有一夜，才要勉強掙扎呵！讓眼淚留着去盪漾來日的心語罷；爲什麼要用悲哀裝飾這個良宵？爲什麼不可以有一個美一點的印象的良宵？

一顆顆的液體終於從眼眶掉下，魔鬼展着勝利的笑了。人呢？重重的咬着嘴唇，輕輕的嘆息。

息！

閃爍的寶鑽仍然在天鵝絨的檯布上吐着光芒；催人上馬的笳聲仍是那樣淒厲。遙望一條一條睡去了的魚，帶着更重的離愁的兩雙鞋子，仍是慢慢的前走。走呀，走盡這條長路走到夜梢，銜接住的就是可詛咒的征途了。想起了明朝，靈魂就戰慄；步伐便漸漸的慢下來，像爬行的蝸牛。蝸牛走過留下一道白痕，我們呢？我想說。……

我望着天空，我望着港灣，找尋着可以解慰一個人兒的詩料。天空是離人的心樣的陰陰鬱結着，港灣是離人之前路樣的渺渺茫茫。……

仍是默默地前走。叢林在面前展開，叢林又在週圍擁抱。兩雙鞋子止住了。雨後的殘月光，從疏葉處漏了下來，寫着模糊的疎影；我發見我眼前的是個白衣天使的塑像。慢慢的伸出兩條聖潔的臂腕，苦笑着。我耳邊彷彿迴旋着警惕的低語：走了呵！……

躊躇是多餘的事，一雙手也自然地伸了起來，領受這應得的賞賜，我要痛飲這別的前夜從聖潔的天使手上賜與的寶盃，在這杯中。

宇宙在心靈消滅，兩個靈魂合抱了。

走了呵，我們還有着媚眼含着酒精的淚珠一般的夜！

詩三章

風痕

蛋歌

漫漫的夜之海裡

一孃蛋歌在蜿蜒盪漾：

黑色的雲英被它底

金輝雪亮的歷歷花紋

照耀得澄明無比了。

冶媚的鮫人灑淚成珠。

那是激灑漣漪底晶髓。

最精純確當的「南國」之歌呀，

你便從這淚珠底幽膩

挹取到溫軟的靈魂？

山歌是淒厲刺人的

紫塞胭脂總帶三分肅殺。

這可捫可捉銷魂的幾縷

只注着一泓「似水柔情」，

像微萌愁藥的廻眸

瞟過來炙臉的盎然春意。

漁火兩三，高低明滅：

是潯陽棄婦合奏琵琶。

這仲夏夜底夢霧如醉

竟浸酥千古的憂鬱酸辛！

黃昏山燒

熠熠的艷堂一線，

浮上這漸凝的新黑之中。

啊呀，你是那埃及女皇，

Cleopatra，底猩唇顫動，

含情待訴，欲語喁喁！

唉，素月不升，太陽已沒，

怎能不算你是燉情的聖火熊熊？

柳絮輕狂的時候，你忽然讓

媚人的嫩綠枯待那冷酷的秋霜；

到如今，根萎葉槁，

便追悔從前的膩碧幽芳

留不下些兒喜慰或悲傷，

拚作這剎那的完美，

放射出魔性的殞光？

我歷盡了你坑抬手，怪石磨牙

才爬上這突兀巖巖的顛頂；

不料餘溫仍在，焦臭未清，

你的冶焰星星已杳無踪影，

只夜色愈濃，空間也愈雪愈靜！

唉，騙人興奮的山燒呀，

你竟忍心溺我入這黑海無涯；

叫我掙扎徒勞，滿懷悲詫！

看呀！這茫茫死水絕無泡沫之花，

可望有 *Thyrothite* 從新蛻化，

春夜歌筵

啊，酒味底辛烈，酒味底芳芬！

芳芬辛烈裡的肉醉花醺！

肉醉花醺，肉醉花醺！

肉醉花醺裡的鶻啼陣陣，冷月昏昏

啊，鶻啼陣陣，冷月昏昏！

啊，燈光底慘白，燈光底悶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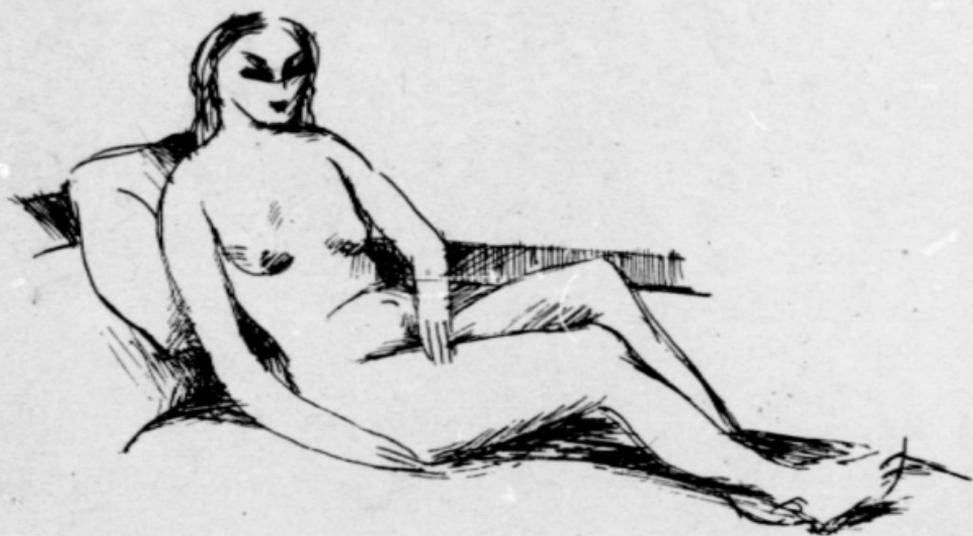
悶黃慘白裡的管痛絃傷！

管痛絃傷，管痛絃傷！

管痛絃傷裡的盲藍漣漣，瘡紫瞠瞠

！

啊，盲藍漣漣，瘡紫瞠瞠！



李德尊
1943.12



羅海空
小竹
仿
南
畫



小竹 羅海空作



寫速良子 角一之室餐某

殘聲

銘申

一夜東風，吹散了悲淒的寒氣，送來了醉人的春光，流年又暗中偷換，人們的心情也跟著變換了，但，我心上的一縷癡痕，又何嘗爲了春風底溫柔的撫慰而變換了哩？是的，草木之遇陽春都欣欣向榮了，然而，我這木石心腸的人，又何嘗爲了春色豪華而狂歡起舞呢？不待花落春歸，便已心灰意冷，給撕碎了的苦寂之心，到如今，祇像一魂侏羅紀的化石而已！末來，也許，蟬曳殘聲過別枝就作爲我底末來罷？！

呀，一縷癡痕真竟不能磨滅？！不是嗎？三十日前，我真以爲她撥開了眼前的雲翳啦——那晚，在半年來見了我就飄然遠引的她底身旁的沉檀氤氳着繚繞的煙，我以爲那就是我們的兩情交糾；我也願我們年來的隔膜作輕烟微塵。但，到頭來，這又成了一回幻象底殘象了！今天我聽說她

你，撕了我底心的人，年來曇花一現的若即若離的變態行爲也够人消受了，在希望和驚懼之中，我嘗盡多少杞憂，受盡多少白眼，都爲了忍忍期待你；我以爲你不是鐵石心腸的呀！我爲你流盡多少比血還寶貴的悲哀的淚，但，結果，你有的還是笑聲，我有的還是情淚。不過我的眼淚是像受了凌遲的痛苦淌地出來的——一滴淚就是一片血肉。撕碎了我底心的人，不如你揮起萬丈寒光的寶劍殺掉我，跟着用你底長鞭鞭屍三百罷，不然，就用你奩上的修甲小刀刺向我的喉間罷！凌遲樣的痛苦我抵受不來了啦！欺騙也罷，凌辱也罷，幹麼還要凌遲我，要我流下比血還寶貴的男人胸淚！說不盡了，說不盡了，要是多受一回磨折，臉上就多浮一層微笑的話，那我常是不自覺地微笑着的！

我底苦悶的源泉是流自一九三三年四月裡底蓄薇處處開的時候，你起始我一道無窮的重創，使我徬徨無措，啼笑皆非。萬千心事，腦臆誰訴？我曉得你姊姊會有同情的——她雖然是舊家風範，我敢說她是仁愛的聖瑪利亞！我就把哀音向她低訴。如今撩人的春色又使我重翻舊恨了，打開抽屜，底稿還在，紙上斑斕的淚痕也沒有消滅。讀起來，心裡更覺得春殘花事盡了——

鈿姊青睞：

日者，予以夢妹忽爾疏予，渙代探詢；刻已承夢妹貽我瑤緘，至感！

然而青鳥飛來之際，即予心碎之時，嗟！予心碎矣。予心雖碎，予未嘗怨夢妹。惟是廻腸百折，腦臆如鯁，有使予不能已于言者。望吾姊處春色豪華，對此斷腸人語，但等閒視之，以爲傀儡登場可耳——予心已片片碎，予腸已寸寸斷，予魂已飄飄颺，留此惡濁之世間者，第一形骸耳，固傀儡不如也，

往事不堪回首，予欲無言；所欲言者，青鳥飛來之際之滿懷愁恨爲何如已。斯際也，心上創傷如破迅雷驟殛，慘痛之尖銳，有非筆墨所能形容其萬一者。噫，破鏡難圓，殘花又詎能復艷？此後雖有往古來今之熱愛溫情煦之懷之，而一縷癩痕亦無從消滅矣。

當日予自戲園歸來——予雖浼姊居間調停，惟志忑之心一刻不能釋然去諸懷；比觀重義歌王一片，見畫中人物咸善其後，則暗喜以爲夢妹將惠我好音，前此隔閡亦渙然冰釋；車聲燈影中，愉然歸來。及門，家人謂夢妹纔報予一函，心爲輓轡不已。捧箋細讀，如飲烈燭，血脈憤張，心更若受杵之秋砧。覺字裡行間如有萬勇士盤馬彎弓，向我張弩挺鋒，將必碎予屍而後快，使予惶悚萬狀！比及「往事行雲，前塵逝水」八字，予心遂碎于把管之纖指。于是綠箋乃從顛震之手中，索然墮地。

炸藥巨彈吾可忍，沸油熾炭吾可忍，崇山重壓吾可忍，洪水冲激吾可忍，第此則不能忍！此

蓋極人世之鹹酸苦辣，任何冥頑，無法免其腐蝕者。

予不知涕淚之何從也，但覺汨汨然如水閘驟放，洶瀾不已。視李後所謂洗面，當有過之；計兩袖盡濕，手帕之濡然者六，至今殘痕猶在，與心痕兩皆不渝。然而當日雖痛淚流涕固不能稍舒予心之苦痛也。

淚眼看燈，乍明乍滅；玉柱矗立于前，案上又有剪刀燁然；我真欲將大好頭顱付諸不周一觸，付諸并以一剪以消吾恨也。是時，慈母聞聲入撫予，爲予拭淚；詢予何事，不答也。幼妹側立牽衣相慰不覺也。

予曲肱哀咽，悲聲斷續，有時長號不自禁。至是慈母強禁予哭。予怒目切齒，恨天壤無情，憤攫案頭石印，轟然擲于樓板上；又撫脾悲歌當哭；時踞案上，時蹲椅上，一若狂易。偶立眼台前，則覺眼暈已紅矣。時已宵深，夜涼如水，萬籟皆寂。視欄外落花，依稀尤認，我更恨好風光盡隨伊歸去也。時微風忽來，若慰予者。噫，風兮風兮，胡不知恨海之難填耶！

上述一一，予當日情狀之什一耳。此恨綿綿已盡刻于我心，惟千頭萬緒一時難覩縷詳訴。予與夢妹之情，姊已盡知。予愛夢妹，恆欲其止於至善。然夢妹實爲我之安琪兒。我見夢妹，如入樂國，盡忘痛苦；我幾欲以七尺之軀化作嬰兒以投于芬芳溫軟之懷，固不僅願在衣而爲領，願在裳而爲帶也。予嘗語夢妹，使予爲燕子，予將向汝飛來，營巢于汝香閨綺戶之旁；使予爲夜鶯，予將于夜涼如水之際，爲汝作催眠之歌，誠然，我愛夢妹，使天地崩墜，廢墟中猶有此心在也。使其能止于至善，則犧牲一切，亦所不惜；故自來作爲成本此志，心雖愚而行則篤，所謂「愛情彈斷自私之弦」。

此心此願，夢妹未嘗不知也。去春予嘗與作穗石五日遊，北郊之行，渠尙謂恐予將不能永久愛伊，予自誓爲海枯石爛，此志不渝。夢妹目予而笑。斯際也，覺二人情絲，兩兩交料，飛

在林梢草際，微微游漾。爾時情狀，至今歷歷。乃予雖忠誠自矢，而卒不見諒。嗚呼，人耶天耶，殊難置信！

尤有恨者，夢妹函末謂往事行雲，前塵逝水，無足介懷。彼固易視此次破裂，但我則否耳。彼又謂世間美婦人云云。世間固多美婦人，奈難覓深摯之情何？噫，我真羨煞世人之未曾嘗及愛情滋味者矣。

似此，世間當無真情真義在！願世界陸沉，毋留此無情無義之人類長演此可痛可恨之劇也！嗟嗟！好月不常，彩雲易散。誦「天若有情天亦老，搖搖幽恨難禁。惆悵舊歡如夢，覺來無處追尋！」之句，更何堪亂花狂絮，芳草天涯耶？！

曾幾何時，竟成一夢。任春光怎樣撩人，任春色怎樣撩人，在我枯寂得古井似的心，花香不過是氤氳的沉檀香氛，鳥語不過是幽窈的青磬紅魚，豪華世界不過是禪林佛地罷了。既然破鏡不肯重圓，殘花又如何復艷哩？！誰願意向無瀾的古井投下一沙一葉，激起她一陣美妙的漣漪！未來是蟬曳殘聲過別枝罷？！

Triplet 內一首

易椿年

水沫挾着斑點爬上岸上來了

水沫挾着斑點爬上岸上來了

海鷗爲吸取珊瑚脚而低飛

藉碎浪之怒號而把喊聲混在一起

當水沫挾着斑點爬上岸上來了

遂張開那龐大的雙翼且作一輕微之

翱翔

於沒有絲毫疲倦的盤旋裡

水沫挾着斑點爬上岸上來了

海鷗爲吸取珊瑚脚而低飛

鹵莽之夜色拋上一條沾了霧水的頸巾

鹵莽之夜色拋上一條沾了霧水的頸巾

巾

環繞着那年青的月之頸膊

那年青的月並不懷疑些少

當鹵莽之夜色拋上一條沾了霧水的頸巾

頸巾

並且故意的把牠向頸項捲了幾下

爲着他這樣的漂亮 黑而高

鹵莽之夜色拋上一條沾了霧水的頸巾

巾

環繞着那年青的月之頸膊

馬先生的命運

(壹幕 Melodrama)

何 厭

人物

張看護

白看護

文看護

看護 A

看護 B

秋霞

母親

幕開：張看護在廳中正伏案寫

信，穿着白色的制服。

(信寫完了，把信套進封

內)

張：秋霞，行李執拾好未？

秋霞：(裡面應聲)差不多好了。

張：快點兒啦，白小姐和文小姐就

要來了，

秋霞：是

(張把信封膠好，然後從書

桌上拿起了一紙文牒，含笑

展閱。)

張：秋霞

秋霞：(掩開半邊門，鑽出頭來。)

什麼？小姐，

張：把我這張看護畢業文牒也放到

皮箱內。

秋霞：是(走進去)

張：小心放好呀。

秋霞：是

張：(翻看今天的報紙，表現出一

種痛快的神氣，)啊！勇敢的

戰士，……………(出一會神)

(門外有喊賣傳單聲)緊要傳單

賣一仙，我軍又在廟行鎮殲敵

三千，……………

買傳單呀，……………

張：(走到窗口上望大街)啊！勇敢

的戰士……

秋霞：（笑着走出來）小姐，要不要

把照片帶去？

張：什麼照片？

秋霞：馬先生的照片。

張：帶就是了。

秋霞：這裡有許多馬先生的照片呢，全都帶去嗎？

張：帶一張就够了。

秋霞：帶那一張？

張：帶那一張都可以。

秋霞：（走進入去，又笑着走出來）

你和馬先生合影的，要不要帶？

張：也帶一張吧。

秋霞：帶那張頭並着頭的，還是手

拉着手的？

張：隨便那一張。

（秋霞鼓着咀走入去）

張：（執着剛才寫的那封信，在室

中來往走，很煩悶似的。）

（敲門聲）

張：進來。

（白看護和文看護進來）

張：啊，你們怎麼來得這樣遲？

白：我們很早就來要的，但剛要出門，你的馬先生走來找我們啦。

張：他找你們作什麼？

文：不用我們說，你也猜得出啦。

張：……

白：又是託我們來勸你的，

張：……

文：他苦苦的要我們勸你不要跟大家到上海。

張：我是決定去的。

白：是和我也對馬先生說，你是決定去的。

張：他便怎麼說？

白：他說上海正在開戰他不放心你

去。

張：要是上海不開戰，也用不着我們去服務了。

文：是，我們是到戰地隨軍服務的，馬先生實在太明白了。

白：不過，馬先生也是爲着了愛張的。

張：……

文：愛啦，我不說不應該，不過……

張：……我是決定去的。

文：他要我們向你母親想辦法。

張：母親也不能阻止我不去，她已經勸止過我好幾次了。

白：不過，馬先生的囑託也要照辦

啦。

張：那麼，你想怎樣辦呢？

白：請你母親見見我們好不好？

張：隨便你們啦，秋霞……

秋霞：什麼？

張：請老太出來

(秋霞進去)

文：你的偉大的愛國心，真使人佩服，爲了替戰士服務，竟情願把私人的情愛犧牲。

張：我也不見得怎麼樣偉大，我不過同你們一樣，也祇是尽了國民的職責吧了，而且我和馬先生暫時的別離，是說不到什麼犧牲的……

文：犧牲……張……我告訴你……

張：什麼……

文：馬先生說，……白，要不要告訴張？

白：(想一想)，好，就說個明白吧，也讓張自己打算打算。

張：什麼事啦？不要把我混到閻葫蘆去。

文：馬先生說：如果你一定要去上海，不接受他的勸告，這即是說你不愛他，他就……

張：他就……

文：他就不愛你了。

張：（咬着咀唇）

白：你打算怎麼樣呢？

張：……………

（老太出）

白：伯母，你好？

母：謝謝，托福了。

白：張小姐打算到上海去看護的傷

兵，伯母的意思怎麼樣？

母：我本來不想她過這種危險生活

的，不過她說：許多兵士去和

敵人拚命，都是爲了愛國，自

己就連看護的職責也不肯盡嗎

？我也就說她不過了。

文：伯母深明大義，我們真是欽佩

之至。

白：不過馬先生不歡喜張小姐去。

母：馬先生也對我說過了，但是她

老是不答應。

白：馬先生託我們對伯母說一些話

母：什麼話？

文：（搶着說）馬先生說啦，如果張

小姐一定要去上海，他就必定

和張小姐解除婚約。

母：什麼？

文：如果張小姐一定要去上海，他

就必定和張小姐解除婚約。

張：他真這樣說！

母：（望着她自己的女兒，以爲她

是回心轉意了，就勸他）你也

何必固執呢！不然，馬先生真

個和你解除婚約，豈不糟糕？

張：……………

文：你母……………（想說下去，以

眼色止住。）

母：你去當傷兵的看護，我是不反

對，不過馬先生既然是不歡喜

你去，竟說要解除婚約，你

又何苦呢！而且，到上海當傷

兵看護的人很多，也不在于多

你一個人，你不去，也沒有什

麼影響的，

張：如果每人都像媽這樣說，我不去，她不去，那個去？

母：那麼馬先生真個要和你解除婚約了，怎樣好？

張：我……

(電話鈴响)

(張正在憤恨着，双手抱住頭，不去聽電話)

母：白小姐，請你替我聽一聽。

白：是，(走到電話机前，拿起聽筒)

那個？……哦……請

你等一等，……張小姐請

你聽電話……

張：(懶懶地走到電話机前)

母：白小姐，那個打來的電話？

白：(快聲說)馬先生。

張：那個？什麼了？……文小姐白

小姐嗎？她們都在這裡，……

你吩咐的說話，……說過了

，……我？我是決定去上海

的？……爲什麼到上海？我

不是對你說過了？你想想，我

們應不應該爲了私人的愛情就

不愛國了？那些勇敢的戰士，

衝鋒殺敵，還不應該我們看護

？什麼？你說什麼？你這樣卑

鄙，你以爲我到上海去看看他

們，就因爲我是慕虛榮，就因

爲我要去找那些愛國英雄，你

簡直侮辱我，……好，隨便

你歡喜，……解除婚約……

……(擲下電話，差不多暈倒了

，文來扶她。)

文：張，也不必太生氣，……

(沉默一刻)

(秋霞拿行李出)

秋霞：行李執拾好了。

張：……

秋霞：險些兒忘記了一件東西(倏

的走進房內)

(大家都驚訝地望着秋霞，

她又笑着走出來，雙手捧着一件精緻的睡衣，)

秋霞：我險些兒忘記替你執拾馬先生送來的睡衣了。

張：……

(秋霞正要解皮箱帶預備把睡衣放進去)

張：不要放進去了，

秋霞：是馬先生送來的美麗的睡衣

呀。

母：不許你多說，把睡衣帶到房裡去，……

(敲門聲，秋霞開門)

(看護 A B 入)

(大家起立)

母：請坐，兩位小姐。

看護 A：不要客氣了，我們來請張

文，白，小姐即刻去

文：她們都集合了麼？

看護 B：她們在門外等你三位呢，

總領隊說，現在要一直下

程了。

白：好我們就去吧。

張：(站起來，)媽，我去了，你不要掛念，

要掛念，

(母沒有說話，愁苦地送她們出外。)

(張再入來，從案上取信撕爛

然後再出外。)

(室內祇剩秋霞，執着睡衣呆

立。)

(電話鈴响)

秋霞：那個？張小姐？她剛才和幾

位小姐出了門口，叫她？……

……好，請你等一等，……

(奔窗口高聲叫張小姐，張

小姐又奔出門外，然後走回

來。)

秋霞：喂，喂，馬先生，張小姐說

，沒空兒聽你的電話了。

——幕慢慢拉——

自這次重逢之後，我們便時相過從。在各處一方之時，我的腦海雖常幻映着你嬌媚的影子，可是，心兒却又常常憂慮着你而今必不許像我這樣沒有出息的人踏入你的心宮之門呵。殆重逢之後，見你長得比出水的白蓮尤嬌艷，擬臨風的綠柳彌溫柔，心兒自比從前愈愛你，可是，心愈愛你，愈不敢使你知我而今仍愛你，此初初縱幾次懷着想去見一見你的心情而已踏上了你門前的塔石，也終垂頭喪氣的獨跑着回來。又誰知孽緣前定，你竟誤以我為青年英俊而亦像我一樣的暗暗揀你心房的愛水來灌溉我們童年所種下的愛苗？

記得，一個星期六的下午，我給苦悶的心情驅到你的府上去。那時你立在旁邊插着我前天送給你紙牡丹的梳粧台前，用你纖纖的玉手把水粉薄薄地塗在你芙蓉般的小臉上，然後在微微高起的兩頰和富有曲線美的紅唇上輕輕地加上一層胭脂，然後用雪白的毛巾在彎彎而秀麗的蛾眉淡淡地掃了幾掃，含有無限神秘的明聯隨即撒嬌地向鏡裏照了一照。突然從鏡子裏發見了呆呆地斜倚在你房門口的我，便嬌矜地歪過頭來似怒非怒的向我說：

『偷偷鑽到人家的房間裏幹甚麼？』

『水晶簾下看梳頭！』話還沒有說完，我已把房門關上跑到客廳裏去了。

你的小弟弟，天真爛漫那時還不到四歲的小弟弟，以為我們是打架，駭得連忙跑到前樓去告訴你的母親，引得她老人家含笑的跑了過來。

黃昏後，我們便攜手出門，去同遊荔枝灣。在途中，我的腦海不知爲了甚麼突然翻起從來未有的風波，心兒也怦怦的跳個不止。當我偷偷地打眼睛射到你的身後時，我見到兩個若隱若現的

臀部有節奏微微向左右擺動；隨着這個擺動，清柔的晚風挾了一種處女獨有的香氣，一陣陣的送到我的鼻孔來。這些香氣使得我失了青春點綴底心兒登時燃起久熄了的情慾。你好像看透了我心房底舉動和在後面偷看你的事情，突然呈出一種異樣的態度。我既給恐怖完全包圍住了；我真寧觸怒上帝，也不願被心愛的可人兒鄙棄呵。乃過橋之時，你竟有意無意的把上半身斜靠到我的胸懷裏，大約你這一來是為解我侷促不安的心情之圍吧？呀，嫻，你亦知道我的私心當時是如何感激和鍾愛你嗎？灣灣曲曲的穿過了那條左邊橫泊着一葉一葉的遊河底小舟，右邊間中點綴幾棵綠葉成陰底雜樹的沿河小路，我們就走到了了一口美麗可愛的蓮池了。白的花是這樣嬌媚而可愛，綠的水是這樣漣漪而秀麗，我真以為已踏入世外的桃源了，況且，當時我的身旁又立了一位這樣羞花驚月的可人兒，而在這個盜賊的世界，又焉有個個的蓮蓬盛着奪目的明珠也沒有爭奪的呢？行到那渡我嘗和你攝過相的木橋之時，你便停了脚步，呆呆的俯望着水底像蛇行的火影，沉思了一會，便抬頭望無窮的碧落，臉兒登時浮起兩個使人魂消的微窩。來往的人們個個都看我們，又看看他們自己；大約他們都以為我們已同游于愛河吧？就是，就是，在碧草上飛高飛低的螢兒，也為我們點起永不滅的愛火，隱在林中的夜鶯也為我們唱着勝利的情歌呵。呀，嫻，我們亦能否認我們那時已踏入了情場嗎？

大地已完全給黑夜之神佔領了，可是，我們還肩并着肩在那羊腸的小路上珊瑚地慢慢地打着圈子。遊人也愈來愈多。「叫艇呀，遊河呀。」兩個遊興未盡的心靈，突然給這尖銳而含有引誘力的音聲捉住了。但，當我們行到江邊之時，我倒呆住了，乘那隻艇好呢？——近着我們的，是一個骨瘦面黃，瞪着一對餓眼的白髮老翁；離開些的，是一位態度大真的美貌姑娘。但是，不知愛了甚麼的驅使，我的腳兒終踏上了後者的艇了。回過身來，便伸出一隻手去扶你。為了艇的搖動，你一踏上來便緊緊的抱着我。隨後就并肩的同坐艇內。那時兩人的血液都好像已穿過了各人輕

薄的衣裳互相交流着，而且大家都亦聽到對方的心房底跳動。多情的月姊也好像看透了人間的秘密，從橫掛在碧空中的雲兒伸頭俯望着大地。倒映着水裏的垂楊，臨風飄蕩着。遠處的洋樓的燈火與天上的微星和人間一樣的互送着秋波。見着這滿含詩情畫意的夜景，聽到有韻的欸乃的櫓聲，我們的心靈都同感到一種悠遊的安適。過去的愁思與未來的憂慮，都已攔到腦後去了。我只望這隻小艇永遠是在這漣漪的水面上流連着，不要停，不要靠岸，不然，我只期她一直漂流到世界的盡頭。

『夜深了，回去吧！』你終無力地歪過頭來這樣向我說。說完之後，便微微地嘆了一口氣。大約那時你的腦海又泛了甚麼悲感吧？在回家的途中，兩人都默默無言，即在你的門前分別時，各人也只說了一句『再會』。

的確，愛是妒忌之源。當兩個心兒重暗暗互愛着之時，我們竟無故地暗起了一個小小的風波。當我從蘭絲知道了你嘗和她的表弟兩人獨自去看電影，我竟一連三天沒有去探望過你；即你來，也托辭推絕了你。這幾天真使你太難堪了。你整個的心兒，恐怕除了這一次外，從來未有給別人創傷過吧？可是，姍，你亦能原諒我？有誰的愛底心瓶能同時插着兩朵花呢，雖然我原是多疑？

常常在我的腦海盤旋而現在想來尤有點心酸的是你在柔濟醫院留醫的一幕——是一個天空歸着毛毛雨的陰沉的下午，我剛從宿舍跑了出來，去上課，一個茶房忽忽忙忙的迎頭跑着過來截着我，說：

『易先生，電話。』

『那裏打來的？』

『柔濟醫院。』

登時我就打了一個寒逆。柔濟醫院？大約是弄差了吧？那裏我又沒有人相識，怎麼會有電話打來呢？呵，嫻，又誰知打來的是而今也和你一樣已離開了這個世界的蘭絲，而患病的是你呢？我連忙放下聽筒，不及告假就跑去看了你。

我跑到房口之時，正值蘭絲掀開門簾伸頭外望；她見我神色惶惶，便即出來截止了我，并向昏迷迷臥在白鐵牀上的你，用她纖纖的玉手指了兩指，意是恐我驚醒了你。平時總是帶着笑容的你底母親而今已纏着眉頭，像失了靈魂的坐在你的牀前。我用脚尖輕輕的踏了入去，眼睛早已不瞬的釘着你了。那時，你千紅的小臉，爲了發燒比往日彌加嬌艷，襯着白的被褥，真好比雪裏的紅桃呵。假使那時房間裏只有我們兩人，我早已給你一個深深的接吻了。又怎料你突然從夢裏「三哥三哥」的叫着我，我的心兒早已偷偷鑽入了你的玉體了，而今又怎能使我不乘機趨步上前擁抱着你，吻你呢？嫻，這是我們第一次公開的接吻呵，後來你雖嘗責我未免太粗暴，然而，在我們的情史上，這不是值得密打圈子的行嗎？

醫生說你患的是肺病，你也叫我不要爲你而害了我，然而，我是總有點不相信，一個生在美滿的家庭，父母愛如掌上明珠而行爲又有絕對自由權的天真爛漫的少女會患這樣的病嗎？即使就是肺病吧，你的心已是我的了，你的病又能不是我的嗎？呀，嫻，你亦以爲牠能使我駭怕而退避你？恐怕聽了你的話後，愈期你能分些病菌給我吧！

你生平最愛詩詞，醫生雖禁止你讀，但，每值精神較好的時候，你常使我坐在牀前慢念着你聽，藉以消磨那苦悶的光陰。嫻，你現在亦想聽嗎？我且像從前一樣的念首你聽聽吧！

多愁原爲多情設，

多情每遭多磨折。

三年前與君同倚合歡花，

到而今只見枝頭杜鵑血。

一切的一切

已隨君而逝——

雲黑疑君來，

雨下疑君泣。

相思相望不相見，

醒來只覺牀頭濕。

聽到嗎，嫻？你亦爲作者灑下幾點同情之淚嗎？死者或會得到快樂，生者却實難堪了。唉！那年適我中學畢業，暑假後，父親使我升學到上海去。我見你病到這個情形，不願離開你，至你再患相思而重你的病；你却三番四復的使我不要爲了你而誤着我的前程；我也爲了尊重你的命令，答應了你。臨別時，兩人都淒淒切切的哭了起來；蘭絲恐你的病因感傷而加劇，安慰你，并說：

『哭甚麼？他還回來呢。』

唉！嫻，誰知我一直至現在都可常常回來，只回來不見了一去不復返的你呢。早知如此，我真寧犧牲一切，也不去了。

上海的確是一個迷人窩！這是你爲了勸勉我爲牠改的。燈紅酒綠，到處都可使你流連而忘返；柳艷花名，又誰見了不回頭再望而心動？可是，嫻，我的身兒雖鑲在這樣的樂土，心兒却實無時無刻不縈繞着你的身旁呵。

開課後，我就刻板的聽到了噹噹的上課鐘，便拿了課本從寄宿舍跑到課室裏去；聽到下課鐘時，便又拿着課本跑了回來。初入大學的人本來須多用一點工；但我却不論在課室或睡房裏總是把眼睛呆呆的從窗口望着碧空。因此，有的同學說我是有點神經病，有的批評我是個半瘋人，更

有的謂我情場初失意。嫻，我爲了甚麼而這樣，只有你一人才知道吧？因此，每次見到空中點點的微星，我就憶起你迷人的鳳眼，聽到給風兒從東宮（注：——大學的女生宿舍號東宮。）吹來的少女底妙曲，便又憶起你娥媚的鶯聲了。唉，「相思最怕天寒夜」，每值更闌人靜的寒夜，你亦知道我的心兒當時是怎樣的難過嗎？

到上海後，每個星期我最少都有兩封信給你。「當初發明書信的，爲的是來安慰像我這樣孤苦無聊的人。」哀緣綺思也曾這樣說過。的確，而今除了寫信外，又有甚麼東西能解我們的痛苦呢？你也時常有信寄來，雖然爲了抱病而多是倩蘭絲替你寫的，然而你的口吻却常常都活躍在字裏行間，至使我每次讀到都感覺着，一種無窮的快慰呵。

後來從信裏知道你隨着母親去星洲就醫，我方期氣候一換，你的病體就可暫暫復元，怎料一個窗外橫飄着冷雨的早夜，我正幻想着我們初次在荔枝灣遊行的情形，突然出乎意料之外的接到蘭絲打來報告你已魂歸天國的電。唉，嫻，我的嫻，電報還未看完，我早已暈到地下去了！

你病，我未能常在左右奉侍你，你死，我又不能親來送葬，我是如何的對不起你而心兒永遠覺得有遺憾呢！

自你死後，我足足有半個年頭都陷在昏迷的狀態之中，雖常得馬利的柔情安慰，可是，我這像荳腐跌落了地下的心兒，又能恢復往日的原形嗎？此每在細雨纏綿的暮春之夜，或梧桐飄葉的深秋之時，我就踏入了回憶的花園裏去了。可是，每次行到我從前以愛血灌溉着而如今已給冷雨葬了的名花之前，我的心兒就給利箭穿了一樣的難過了，淚兒也像泉水的湧了出來。但不知這些苦淚能不變成楊枝水，使我心愛的花兒飲了而重蘇呢？

詩是表情的東西，你又最愛詩詞的，嫻，現在我且念一首當年爲你作的詩吧：

我所有的憂愁，

有誰能解釋：

我所有的痛苦，
又有誰來慰藉！

我的儀容，

有許多人說甚憔悴；

我的靈魂，

不知何去。

花謝還有花開日，

月缺還有月圓時，

如今死者長已已，

不教我腸斷空灑淚相思？

我雖未嘗和她山盟水誓，

可是兩顆心兒久已溶成一片。

誰知好事多磨，

不及黃泉而今再難和她重見面。

她沒有什麼留在人間，

除了一個小小孤墳。

她也沒有什麼留給我，

除了永不能醫治的傷痕！

假使易地而處，當你寫或讀到這首詩之時，你又何如？心兒又能不為之片片碎嗎，嫻？

上面不是曾經向你說過有一位姑娘，芳名叫做馬利的嗎？唉，嫻，你亦知道她是誰嗎？你又想知道她是誰嗎？且靜聽着，我當慢慢向你說來。她是我一位老友의 姊姊，又是我的同學，大學的同學；在未和她做同學之前，我已先和她認識了。除了秋水爲神玉爲骨，芙蓉如面柳如眉，我實沒有方法可以爲她寫照。況且舉動是這樣大方而嫻雅，學問是這樣高深而廣博，在二百多的女同學當中，實可謂鶴立雞群。所以每次當她在操場裏散步之時，對對的眼睛都像接了總攻擊令的一齊射到她嫻娜輕盈的身上。而當她回頭一笑，又誰能不爲之黯然消魂？乃前世有冤，她雖明知我的靈魂早已有主，和中原逐鹿亦不乏人，而竟暗存「不嫁三郎頭不梳」之心。及你的惡耗傳來，她雖嘗爲我灑下幾點同情之淚，乃以爲有機可乘，便彌加向我進攻。以她的美貌高才，我的心靈確實嘗爲之震動過幾次，可是我這顆血淋淋的心兒又豈是人們所能醫治？況且久已覺人間無味了，我又怎能再投身于原是苦海的情場呢？可是，唉，可是，情魔作祟，我終常常坐在她溫柔的胸懷裏了，在最近的一兩年。唉，嫻，你聽了這句話，得無恨她奪了你的愛人而私心爲之妒忌嗎？

記得，去年剛剛大考畢，多愁多病的我，爲了用功稍過度，患起大病來。離家千里，舉目無親，那時你謂我怎樣的痛苦呢，况囊中又適沒有一個銅元？她，馬利，一聽見我病，便即跑到我的房間來，像姊姊的以她溫柔的玉手輕輕地慢慢地掃着我的額角，慇懃地安慰我，問我。本來，我們男生的宿舍是不許女生到的，然而，爲了小弟弟的病，那時她也顧不得許多了。及見我病勢太重，便即以汽車車我到醫院裏去。這次的病，真是非同小可，在醫院裏，我和病魔足足大戰了兩個多星期。她也太苦了，不分日夜都坐在牀前看護着我。唉，嫻，人心是肉做的，我又不能爲感激而圖有以報她的愛？爲了這件事情，我實不知流了多少眼淚呵。我只恨蒼天使我和她相識太遲，又恨蒼天把你從我的胸懷裏了去。假使你還生，我縱感激她，亦只感激而矣，又何會有後日的的事情？若我從前不認認你或認識你而大家不相愛，我亦大可把我整個的心兒支給她了，又誰知

……唉，又誰知……

病時，我常從夢裏哭醒，有幾次竟大呼着你的芳名，這是馬利後來告訴我的。病後，爲了酬報她，我常請她去看電影，這是她生平所最愛好的。有一次和她去看完華倫天奴所主演的「茶花女」回來，我的心兒突起了大大的變化。這件故事，你病時，我不是亦曾講給你聽過了嗎？馬格梨爲了不能許身阿芒，而借樊維爾的肉體以發表她對於阿芒所未盡的愛情。爲了這件故事的影響，我終和她同携手踏入情場了。所以每當我吻她的咀時，我便想起你富有曲線美的小姐；撲到她的胸懷裏時，又想你赤子之心了。但是，但是，你畢竟是你，她還是她自己，我又怎能把她當作是你呢？所以我終於寧做個負心郎，把我無情的寶劍斬斷了我和她的愛情了。唉！

(完)

青春之舞

(梅列笛斯作) ……………

梁之盤意譯

擺脫了重重的舊事哪！擺脫了污濁的世界哪！讓我們呼吸仙國底豫暇的空氣罷——
黃金色染滿了草原；黃金色奔流于水上；火紅的金子還掛在松樹的枝頭。太陽來近了大地啦，在田野和水上邁步。

太陽來近地了，田野和水流都向他喊出黃金色的音波。他來了，他底光波就作爲先驅，撫摸着千枝萬樹底青青的葉子，長松也更覺蒼黃了；芳草萋萋的長堤還留着明媚的踪跡，——那裡會掛着 Foxglove 底蓓蕾， Bramble-shoots 也曾在那裡花枝招展地嫣然搖動于濃霧之中的呀。青林之下

的毛草都在閃光；曠野上，一片長長的日影悠然黯躺；陽光躺下玫瑰花的懷抱裡，靜靜地。

青林之下底嬌羞欲滴之濃陰是多麼甜美可愛。那裡，陽光在溫柔地灑着哩。陽光以色香之中無言地移動。棕色的小松鼠垂下尾巴，在跳躍呢；青林深處的小鳥無聲地凝視。一切都在寂靜中轉動。

望望這璀璨莊嚴的可愛周遭，內心洋溢了一片無言之美。彩雲絢爛的西方，殷紅色的高空，都透過一片片的葉子流露她們底榮光。但，在那濃陰如織之間却包涵了無邊的幸福，不盡的歡暢，因為啊，那能使青春之羊欣然起舞，也能使人們底靈魂逍遙自在。下界，偉大之光輝，把情火像燃燒似的擁抱着世界，照臨着人們。

這就是神仙之島國。這兒，樹籟隱沒了海畔底濤聲之地，島上的王子和宮主在幽會呢。他倆像黑夜中的夜鶯似的并肩而坐。她們底心靈之無窮而不折的寶藏不斷在眼波裡，耳畔，手中悠悠升起。

世界底磨利了之輪子轉轉動。將沒落于恬靜的深潮之下的船舶底呼聲，忘記了它逍遙自在的時光之一宗蓬萊舊事底哀音，正向人們申訴哩。你可沒有所聽見。

他喚她露絲，她也嬌羞地喚他一聲李查爾這珠聯璧合的芳名成了天上安琪兒們底和平之歌的 Key-notes (主音) 哩。

「露絲！我的愛！」

「噢，李查爾！」

此際在下界之中，青林之畔，一個牧羊童子向那沉思之黃昏吹奏他底一辨士的笛子 (Penny-whistle)

愛情底管絃好像老境微茫了，也勢佛淒涼苦寂：它祇有兩個調音機 (stops) 而已；但仍然·看

啊，巧妙的音樂家就是以揮灑自如。輕碎的浪沫在情感之流裡戲舞；情感是如斯美滿，也沒有什麼感過不住。

也許爲了他倆的心靈有無盡的源泉，不窮的歡暢，致愛情悠然奔着他底清聲，作爲他倆精神上底食糧罷？是的，他曾向溫文爾雅的男女們銷魂地一絲絲的彈奏六弦琴；或吹奏韶美的低音簫；或鼓吹起畫角底悲壯的熱情，也許，他會爲他們演奏無上的音樂呢。他們盡情歡暢了。他自然是巧妙的音樂家。他們興盡了啦，熱狂地享受着；但，無論多麼响遏行雲，那還不過是一片人間的音樂會而已。他遺忘了，也許失掉了也許不知道那嬌嫩而超乎感情的青春底美滿的理想，當人們底靈魂溶溶于音波之裡，無拘束地神往于聲浪之間，一定會無窮地感到的。不過，一面有了她——美滿的理想，也許一面就成爲死體了罷。好，讓他們吞下長生不老之仙丹罷，讓他們飽飲玉液瓊漿之神酒罷，這兒坐着的一對璧人，祇是純潔的愛情底麵包清水已爲無上的華筵！

吹奏愛歌吧，快樂的牧童！光明的天使們，展開你銀色的羽，升起你底歌聲吧！
他倆擺脫了哲學。他倆底天真本色超越科學底狹籠。他倆爲 Eden 而生的呀！

「這聖潔的」贈禮是留給我的呀！」

內心底呼聲相互奔流，交糾着；這就是他們和平之歌底循環的格律。那是如何反映過往的流年，爲之生色，也是如何洋溢着未來底生氣呢！

「你爲着我：我爲着你！」

「我們是爲彼着此而誕生的呀！」

他倆相信，在搖籃時代，天使們早就爲了他倆忙無暇日了。天堂之主宰也會鞠躬盡瘁使他們聚首一處。然而，啊，多得意，啊，多奇怪！推過了磨折與痛苦，度過了難關，天堂之主宰終竟成功了啦！

「我倆兩情交糾地坐着，已鎔鑄如一了！」

吹奏吧，快樂的愛神！爲這可愛的冰清玉潔之人兒而吹奏吧！彩雲在高空絢爛着哩。西山，火紅的落日迴光返照；星星嫣然搖動，熒熒于初升的皓月之前；月姊才聳了聳香肩逸出銀色的雲圍，而足踏松樹之巔，度量着天空之修廣哩。

「露絲，你沒有在夢中遇着我嗎？」

「啊，李查爾！有的；爲了我沒有忘記你呀。」

「露絲！那麼你有祈禱我們終該會遇麼？」

「自然有哪！」

那時節是何等青春，那不屈的前程是多麼光明而美麗呢！她底眼前，不是黑夜而是鴻濛的白天。滿半天都洋溢紅色的生氣。不是黑暗，不是白天祇是一對璧人之婚禮。

「我所有的；永遠是我所有的！你向我誓約嗎？耳語吧！」

他聽見嬌柔的音樂。

「那麼你就是我的了？」

一片柔和的光線照到松林下他們坐着的草茵來，他有她底眼波作爲答語了：一陣驀然的嬌羞的眼波向他橫掃，撫摸他底深心，於是垂下來；因爲啊，從他底深湛眼波之中，她底靈魂是赤裸地向他剖白哩。

「露絲！我底新娘，我底生命！」

夜之聲音已在松樹的枝頭旋轉他底黑暗之單調 (Monotony) 那柔和的光線環繞着他們而輝耀，傾聽他們底心曲。他們底咀唇攏在一起呢。

不用吹奏了，愛神，候一會罷！就是你願意吹奏，你也奏不出他們初吻底滋味啊；有什麼能

象徵它底甜蜜，有什麼能象徵它底聖潔呢？那是多麼偉大，崇高而無上哩。

於是，愛神沉默了。在下界之中，青林之畔，那懽然自滿的牧童也在他底一辨士的笛子上得到一抹最後而歡暢的斜視(squint)，而且，露出一片銳利而有情的斜視，他也陶醉于沉默之中了，晚餐呼喚他啦。青林是靜靜的，那祇聽見夜之聲音在松樹枝頭轉動着，浸潤在溶溶的月色之中。詩人梅列笛斯(George Meredith)在英國文學史上向以美文稱。其詩美艷絕倫，如珠如玉，其散文亦滿涵詩意，文辭韶美。觀此篇可見。本篇原名 "A Divelston Playes on A Penny-whistle"。以累贅改譯今名。原文韶美無倫，惜譯筆過拙，未能傳達，僅能譯意已。生吞活剝之處正多，甚盼指教！

——譯者識

天津一瞬

黎舜夫

一日記一頁

「鈴鈴鈴……」

一陣劇烈的鬧鐘鳴聲，將我從夢中叫醒過來。我睜開了惺忪的睡眼一看，啊，天已大亮了。柔弱的冬日晨光，稀微地從凝結着水蒸汽點的玻璃窗射進房裡，灑在樓板上。我立時跳下牀來，看看鐘，啊，糟糕！已經是七點多鐘了。我趕快穿上了衣服。常媽端進了臉水來，我便一面洗着臉，一面對常媽說：「叫輛洋車，前門東車站。給他五十枚吧。」洗完了臉，就想包起民哥的西服就走。但是，真糟，沒有布包，也沒有手提箱，怎樣呢？還好，有着新聞紙和草繩。於是快手快腳包裹着。狼狽地跑下樓，坐上洋車。向車夫說：「拉吧，快點。趕八點早車的。」這才回過氣來，燃着根香煙，悠悠地抽着。

車夫穿着棉袍向前跑着，牠呼着「一口一口白色口氣。積土數寸的崎嶇的胡同道上，車輪在上面滾過，使我坐在車裡顛撲不休。表着極度疲倦的驢子，在穿着襤褸衣衫，給煤炭燻黑臉面，坐在車上的車夫無情的皮鞭下，喘着氣，一步一步拖着笨重的煤車進前着。」

洋車夫喊了無數往東，往南。經過了無數窄狹的胡同。再經過了寬濶的馬路。終於，洋車在東車站停下來了。

好容易買了一張三等票子，穿過線錠的人群，跳上車廂，便在接近門口的一張椅子上坐下來。我好像暢快得許些，是也還趕得及早車。今天乘車的人很擠擁，送車的人也站滿了月台，就更覺得囂喧了。坐在我對面的是個穿着件黑布大褂，大約有三十多歲的一個老成中年人；看去似是商人模樣。那人經我的註望，他也將我望着。

「你上天津吧？」那人問我。

「是，你也上天津？」我說：

「是，你上天津那裡？」他問。

「我到河北天緯路，不知道是從總站下車或是東站下車？」我問他，因為天津我祇逗留過一兩天，天緯路簡直還未去過。

「從總站下車，到天緯路很近的」他答我。於是我下車的問題也解決了。

月台上鈴聲響了，這是開車的預告，使送車的人們離開車廂的。未幾，車頭長嘯了數聲，車輪旋動了。由緩而快，車廂下發生劇烈的輪轉聲。車廂是這樣擺動着，宛似天使在搖動他的搖籃一樣。

車外的風景，一幕幕地在我眼前溜過，這裡可以看見一些田野上建築着北方的農舍。一些蒼老的樹木，沒有一塊葉子在那阡陌上呆站着。也可以看見以馬和騾子代牛犁田。也可以看見穿

着鞋耕作的農夫。這些對於新從南方到來的我，感着無窮的新奇和興趣。目不轉睛地欣賞窗外風景，足有了一個鐘頭。可是因為昨夜二時才入睡，所以眼睛無形中合上了，漸漸地打起瞌睡來。

車廂起了一下猛力的震動，便緩緩停着了。「這又是到站了，是什麼站呢？」我心裡正想着，探首向窗外望；「哎喲！天津總站。」於是我跑下車來。這又是險些車到東站去。真的話，那就麻煩透了。我左手挾了包裹，右手拿着兩瓶益母膏，慢慢的跟隨着人們，如他們一樣，過了騎住鐵路上的天橋，便跑出車站來。

我在車站前站着，於是一群洋車夫向我包圍起來。我擇了一個看去老實點的洋車夫，便問他：「河北天緯路，多錢？」

「兩毛？」

「一毛，去嗎？」我實在不知天緯路有多遠，可是一毛錢大約也不會太上當的。

「來來，坐上吧！」洋車夫說。

我坐在車上，因為天津我是陌生的，所以我每過一條街口便注意牠的街名。然而目的是天緯路，因此街名一看見不是天緯路便即刻忘却。但地緯路經過了，我的車夫問我：「天緯路那頭？」

「我可不知那頭，是那間女子學校。」我說。

「對呀，是河北女師。」這車夫大約拉慣了，所以一說女子學校便知道：河北女師。

我眉頭縐着，心裏很納悶，心房起了一陣莫名的跳動，大約因是快要就會見了久別的她而起的一種喜歡的感覺吧。天緯路終於到了，洋車就在女師校門停了下來。

這是一所西洋化的建築物，校門是分開三個的，一個是關上了鐵門，單單在邊的小門開放着。

我進了校門，找到傳達處跑進去。可是那個負氣的門房好像很驚奇地來註意我這個年青的客

人，大約因為這是間女校吧。

「你找誰？」他確是有點負氣，很唐突的問我。

「我找蕭□□，是國文系一年級生」我放下了包裹，從容地答他。

門房先生拿了學生名部看看，查查確有蕭□□這人了。這顯然我並不是白撞的。於是他係很勉強的拿出本訪客部給我填寫。我填到來訪者與被訪者關係一欄時，我停着筆想一想：蕭以前寫信告訴我說她學校很古風的，若是男朋友到訪，那女訓育主任常會不准接見的。要是這樣，那可不糟透嗎？真的是情急智生，我下筆便寫上「表妹」兩個字，這可正大光明了。門房拿了我填就的表，領我到會客室去，他進了校裡去了。

這是一間陳設很簡單的會客室，面積大約不够兩方丈，正中擱着一張陳舊的桌子，是漆也褪了色的，週圍擺着數張木椅子。牆上掛着幾架的西洋名畫，這是點綴點綴，這裡是一間學校的緣故吧！室裡除我以外還有兩個像侍役一樣的客人坐着。室外經過着許多許多蜜絲，但都不是我所以要找尋的蕭。真使我有點惆悵。

「剛到嗎？」蕭一進門便向我說着。

「是，快信昨晚收到，今晨早車來。這是民哥的衣服，兩瓶益母膏。你先拿進去吧，」我說。

「好，你先坐一坐。」她拿了東西進了去，可很快的就回來了。

「啊，你瘦得多了，病了嗎？……哎喲！你還未吃飯，我偷走出去和你吃吧。」她堆着笑容向我說着。

「怎麼？你可以偷去嗎？」我問。

「幹嗎不可以？除掉遇見了飯桶，那門房敢管我嗎？」她像很有把握的說。

果然，她大踏着步跟我一塊從容地出校門時，那呆站着的校警，祇不過眼巴巴望着她出來，

一句也不敢攔阻。

坐了十多分鐘洋車後，我們便在一間山東的飯店裡，正吃着麵了。

「你這孩子，既病了又喝酒，真了不得。現在覺得怎樣？有請醫生看沒有？這樣不留心身子，使人怪担心着。」她席中親切的問我。像很痛愛我，關懷我的。

「沒有怎樣。不過那天覺頭暈發燒，就躺了一天不起來。後來過了天到會館老黃那，喝了幾杯五加皮，便立時嘔吐了。大約是不會病的。」我說了，四條視線便相接着。

「那個老媽，」她笑着向我說：「她拿了你的訪客單走進宿舍大聲地喊着：『蕭□□小姐，一個不知是真的或是假的表哥找你呀！』你也還聰明，寫着表哥，那就以後做我表哥吧！」她嬌聲地說。

「那我就多幸福呀！得到了一個這樣年青美麗的表妹。」我說。她睨了我一眼，紅着臉低下首去，一種少女的羞澀態，便在我面前得現了。我整個身心，覺着觸了電流一樣顫動着。

「老是這樣使人肉麻，你的英才美麗呀！」她說。但帶一種撒嬌的故意避開我的視線。

妒忌確是一種女人的天性，英是我一年前正式宣告離婚的未婚妻子，蕭是知道的，且也可以說因她而起的。她談吐中却常時故意提到英身上來，這確是一種妒忌啊。

「你知道英是美麗嗎？于我有什麼關係呢？她現在已做了人家的妻子了。但不知你未來的表嫂有和表妹一樣美麗……」我露骨地打趣她。

「你這個人」你用手指着我說：「真會打趣人家，不跟你講，我們去吧。」

數小時以後。我倆並肩地在熱鬧的馬路中和着人海的泉流中緩行着。

「上那？現在」我問她。

「上中山公園去，一會順道你回去乘火車。」她說：「買梨子，買梨子。」她一面說，一面跑向擺在街旁的一担梨子揀起來。確是又平又美，好像給了二毫錢，可有二斤多梨子買得。

行行復行行，行過了幾條悠長街道，才進了中山公園去。

買了兩張入門券，進去我祇覺得一塊大荒地。園裡栽着些花木。一個人做的小泥山。一條小小的蜿蜒的小河，彎曲地躺在樹木下。幾度小小的木橋點綴着，那就可以一眼望盡了。園裡的遊人除我倆外還有一對男女，和三四成群的小孩，其餘是寥寥了。

我們在河邊的一張木椅坐下來，便開始嘗嘗這天津的名產。她傍着我，坐得很近，她的呼吸的拍節我也還聽見，好像她胸間底跳動我也聽見很清楚。我弄開小刀，將一個大的梨子刮了皮，剖開了兩份，一份遞給她，說：「這個給你吃吧！」

「不，不要，用我自己來刮皮成了。」使我有些失望。

「幹嗎？難道我刮的你就不能吃嗎？」我問。

她儘是對着我笑着。那我真不解這是什麼緣故。接着她說：

「不是這樣，你誤會了。你不聽人家講嗎？……分梨，分離，我不願和你分離啊！」她是那樣嬌滴滴地溫柔地說。

她愛我的心是那樣痛切，她愛我的情是那樣熱烈，啊！我心裡真感激到流淚。我該怎樣感謝她呢！一時說不過話來。

「茫茫的人海裡，得你一個人真誠的愛我，我縱然死在九……」我剛說到九字，她馬上用手搭住我的嘴，她搭得是這樣用力，幾乎回不過氣來。「我不讓你說這個，不，」她說。

七點多鐘了。一個暮色蒼茫的黃昏。

我倆在月台上玻璃的候車室內坐着。雖不到落雪的時候，可是天氣也這樣的嚴寒，晚風尖利

的刮着，玻璃的四週牆壁上凝結着水點。室內彌漫着火爐散發出的白色水蒸氣，像罩住一張白色薄紗一樣。

長蛇般的列車到站了，上車的，和下車的旅客那樣雜亂，悶騷，而且那樣緊張。

暗澹的燈光下，我已踏上了車廂的踏梯，可是蕭仍是緊緊的握着我的手，她那嫩滑的，暖和的手是那樣用力，將我的冰冷的手握着，啊！她放着複雜的眼光，巴巴的望着我。

車是動了。起先她還將我手握緊，隨着車廂在月台上送行，啊啊！終於我倆的手放鬆了，離脫了，我回轉頭來，她仍依在那裡舉着她的手，站着；站着，那年輕的女郎，在暗澹的月台上，依然舉着手，望着我站立着。

一九三一，一〇，一二于北平

(完)

托拉維亞的審判

(唐散作)

思平譯

黃昏已偷偷地從神秘之區走到巴黎的街上，白天的東西都消聲匿跡了，富麗的城市也奇怪地變換了，人們的心情也轉變了哩。在夜光中和樂音中，在黑暗和沉靜中，展開了新的生活，夜間的生活；狸奴已從屋子裡匍匐地走到沉靜的地方去，曠色也染滿黃昏的市街了。這時，一間挨近紅磨坊的屋子裡，托拉維亞正給死神帶走；然而她底死亡是自己的罪惡造成的，並不是上帝註定的。

托拉維亞的靈魂盲目地走出來，在那她曾經遺下了罪惡的街上流浪，流浪，直至她碰到巴黎

聖母堂的牆壁。於是，她向上飛昇，越過一片峭壁，跟住飄颻到天堂去了，就在那兒給審判着。當我在夢中注視着，我彷彿看見，當托拉維亞站在審判間前，雲雖就從天堂的遠處衝來，一團一團的聚下上帝頭上，成了一片黑色的雲。雲雖急速地移動，彷彿黑夜中一盞燈照耀着時的影子。濃雲愈來愈多，牠們集積時，上帝頭上的雲却一點也沒擴大，祇不過愈來愈黑吧。

聖神們的光輪收縮，稀淡了；天使們的樂師底歌聲也斷斷續續而低沉了；頌辭也突然停下來。上帝之臉露出一片嚴厲的顏色，天使們跟聖神們紛紛退下，離開了他。待到上帝傳下命令，七個權威的天神就從容地騰雲駕霧來到天堂；他們面上都有一片慈悲顏色，他們的眼睛都合攏了的。上帝也就宣佈了審判。

天堂之光都隱沒了，那望盡人間的天堂底水晶窗戶，粉紅色的雲斑在窗櫺都黯然無色，我也沒有看見什麼。不久，七個權威的天神都臉兒朝着地獄的走出來；他們有四個帶引着托拉維亞底幼嫩的靈魂，有一個先導，一個殿後。六個天神就迅速地邁步跨過那長長而染滿塵埃的征途——「定罪之路」。但，那第七的一個却沿路在他們頭上飛着，而那從可怕的征途底塵埃裡隱沒了的，擺脫了他們六個的地獄之火底光輝還在他胸際的羽毛上閃耀着呢。

過了一會，那七個天神望一望地獄時，他們說起話來：

「她是十分年青的，她也十分美麗啊，」他們說；他們久久地注視托拉維亞底靈魂，並不是注視罪惡底污點，不過注視她底靈魂之一角——那就是她會鍾愛她底姊妹。直至她底姊妹死亡了時。那是如今天堂中的一個常常染滿了淡淡的陽光的山邱下一片果園中的一個人，當每天聖神們從天國遠處走過這果園去替死人們祝福時，她往往會跟他們說說笑笑的。

於是，當天神們久久的注視她底靈魂中那可愛地留下來的好處，他們說：「這不過是一個幼嫩的靈魂。」

他們本來想送她到一個天國裡的山邱去，就在那裡給她一個樹琴和一副錢袋，但他們曉得天門正關鎖着來拒絕托拉維亞哩。他們也想送她到地球裡的一個山谷去的，那裡隨處都花枝招展，還有一片雄偉的流水底歌聲；那裡鳥兒不斷的唱，還有安息日的教堂底鐘聲不過他們又不敢這樣幹。他們一步一步的來近地獄了。當他們來得十分近，地獄之光照到臉上來，分明地顯出城門是預備打開時，他們說：「地獄是一個恐怖的城市，然而她是厭倦城市的呀。」路邊，突然地，他們撇下了她，遠遠去了。

一朵富麗的粉紅色的花裡，托拉維亞底靈魂怕人地可愛地長起來了；她有脉脉含情的双眼，不過沒有眼皮，她常常窺視所有踏上了到地獄去的染滿塵埃的征途之行人底面影；那粉紅色的花在地獄之光裡煥發，憔悴，却不會死亡。

但，有一片花瓣回到天國的山間了，正像一片常春藤的葉子回到白天一般，在天堂底柔和之銀色的光輝裡，她自然沒有憔悴，也沒有殘謝，祇有常常聽見征途上來近了的喃喃說着的聖神們底笑語風生，有時也看見果園底美景。

當黃昏裡天國遠處的聖神們去替死人祝福時，她也感覺一陣柔媚的晚風底涼意。但，耶和華却揮起劍來，像打穀機揮散糟糠一樣，揮散了他底違命的天神們。

徵稿簡約

(一)本刊內容約分一散文小品，二詩，三短篇小說，四論文，五文藝雜文諸欄，除暫時不收譯稿外，其餘均歡迎投稿。惟以篇幅關係，來稿能在三千字以下尤所歡迎。

(二)投寄稿件請即在稿末填註姓名及通訊處。

(三)詩稿請自留底本，如不用亦不再璧還。其他稿件，需退還者，請附郵資。

(四)來稿一經刊出，均當酌致薄酬，一，本刊，二，現金。

(五)投稿請逕寄本社通訊處。

(六)投寄稿件，萬請貼足郵資。因如有欠資等情，照例退回寄件人，以致未能收閱，本刊不能負責。

每月一期
每卷六期(連郵) 一角
全年十二期(連郵) 一元二角

督印	梁之盤
編輯	梁之盤
經理	梁之盤
出版	南國出版社
發行	梁國英報局
通訊	香港郵政信箱二十九號
印刷	光華印務公司
代售	各大書局報社

紅豆月刊

一卷·四期
每册一角

二十三年三月十五日出版

科學國藥

長生防老無量壽

良藥保嬰丹

補腎強精腎氣丸

健胃開胃靈

風濕骨痛海藻晶

便秘痔瘡天天通

婦科聖藥當歸素

立止遺精固精丸

治咳化痰桔梗素

常備良藥救急丸

奉贈各種詳細藥理說明書

▲各埠各大藥房均有代售

香港莊士敦道廿五號
自動電話二七六六四

佛慈大藥廠

分售處梁國英

腰痛 夜便 遺洩 神倦 凡粒 見功



固精丸

神效

治腰痛 夜便 遺洩 神倦 凡粒 見功

佛慈大藥廠

廣州 仁 和 堂



香港總批發
文咸街永生和酒庄
分銷處
文咸東街梁國英

滋陰 補神 養氣 養血

睇相何須問鐵言

凡人氣色明潤。鼻準黃明。時運儘可放
胆發展事業。倘見面多紅點。暗瘡。蔓
延鼻準。則運必塞滯。不宜妄作矣。雖
然人定亦可勝天。科學萬能。近有能改
造顏面之(雙手鎗牌)電化硫暗瘡水。



暗瘡

紅鼻

(用法)早晚洗後。用棉花蘸藥水。力擦
患處。兩瓶斷根。

出世數月。已銷流十數萬瓶。

香港總經理梁國英藥局

廣州市老威 普威 仁壽

安樂 海源 先施

必克戒除煙癮
包保永無後患



必克靈效毒精 克神拒藥

此藥精擅能戒除鴉片煙癮不論煙癮新久吸量淺深均能於最短期間保證戒斷戒時開胃消食精神勝常絕無絲毫痛苦困倦及咳嗽遺精便秘等毛病發生可以照辦事戒斷後亦永無後患且身體日漸強壯誠戒煙萬全之聖藥

必克靈藥廠謹啓

總行小呂宋保必利道門牌四三一號信箱二零八
粵局在一德中路三百三十四號
廣州十八甫馬路行雲唱片公司經理
港局在文咸東街十號

香港梁國英藥局代理